

五月的鲜花

武亚中

世间所有美好的相遇，皆暗含很深的缘分，方得一见倾心、念念不忘——一个人、一本书、一段文字或是一株草木。我最初的美学启蒙，便来源于上世纪80年代的文艺作品。枫、黄桷、勿忘我、映山红……这些在艺术作品里初见的植物，不仅塑造了我对美的认知，更在往后岁月里一一重逢，譬如忘忧草。

隔着40余载的光阴，电影《忘忧草》的画面依然历历在目。苍茫群山间，烽火岁月里，一对革命恋人的爱情悲歌催人泪下，忘忧草作为信物，贯穿了整个故事情节，镜头唯美而苍凉。剧中关营长把一束忘忧草献于爱人华姑的墓前，含泪告别，在漫山遍野的花海里，率领队伍向着光明北上……

忘忧草，多么动人的花名啊！寄予人们对无忧岁月的全部向往，从此再不能忘。忘忧草亦名金针、丹棘、萱草。花形似百合，六瓣，色多橙黄、橘红，喇叭

状。叶细长如兰草，翠绿飘逸，柔中带骨。夏季开花，单朵只开一天，但花苞多、日日续开。耐旱耐阴，生命力强，朴素清雅，是最经典的植物意象之一。

那年初夏，我即将离开求学的海滨小城，几位当地同学为成全我的心愿，陪我游览当地的一座名山。这座山因出现于中国四大名著之一《西游记》而名满天下。

那一日天空碧蓝，阳光灿烂，山路崎岖，草木葱茏。在高高的青山上，我和一株萱草不期而遇。它静静地守候在路旁，在轻风里明艳灼灼，随风摇曳。我情不自禁伸出手轻轻地触摸它，花冠如钟，娇嫩无比。在这寂寞的山谷里，莫非就是在等待我的到来？

很多年后，我曾故地重游。青山依旧，故人已远，不知当年与我相遇的那株萱草，是否还在山路旁迎风而立？我记得那个夏日，天空很蓝，阳光正好，高高的青山上，萱草花开放。

中国人常以草木寄情，折柳赠别、种梅明志、植萱忘忧。萱草自古便是忘忧之草、母亲之花，最早的文字记载见之于《诗经·卫风·伯兮》：“焉得谖草，言树之背？”以萱草寄相思、解忧怀。苏轼言：“君看野草花，可以解忧悴。”王冕咏：“灿灿萱草花，罗生北堂下。”孟郊诗曰：“萱草生堂阶，游子行天涯。慈亲倚堂门，不见萱草花。”中国文化里，忘忧草象征解忧消愁。母亲居所称“萱堂”，母亲寿辰叫“萱辰”。古时游子离家远行，在母亲堂前种下一些萱草，希望母亲看到这些花，减轻对游子的思念，忘却忧愁，萱草是中国的母亲花，道尽中国式亲情最深沉的守望。

我的亲人散落在天之涯。我父亲的伯父在抗战前的1931年离开父母、告别家园，音信杳无，漂泊半个世纪后才从大西南返回故乡，双亲坟头的荒草早已数度枯荣。我父亲新中国成立初期南下太湖，辗转于江南江北，50年后魂归故

土。两代人在不同时代背景下，经历却惊人相似。我不知道当年他们离开家时，是否也曾在门前种下萱草花？更不知无数个晨昏，他们在遥远的异乡是否深深感应到慈母倚门而盼的苦痛？一样的月光，年复一年，照着鬓边的霜华。

初夏，一池荷风，在古诗词里缠绵了几千年；岸上碧草青青，一株萱草在树荫下默默地开着花。萱草花期短暂，朝开暮落，故有“一日百合”之称。“萱草虽微花，孤秀能自拔”，朝开暮落，却承载着最绵长的牵挂与温柔。“花全开了，开得到处都是，后来就很孤单。”似乎所有极致的美，在世间都不会停留太久。草木如此，人何以堪？

又是五月，萱草花开。每睹萱花，倍念母恩。纵使四季流转，尘世薄凉，母爱的润泽使得我们在人生路上心生温暖，善美吉祥，抵御世间万般无常。回眸遥远岁月里挥之不去的温情牵挂，每每梦归途，开满了萱草花。

越红尘

月嘉关

(接上期)

郭艾向吕思道：“我与少侠颇有渊源，待晚宴后再与少侠详谈！”说完拉住吕思的手。

吕思心中一动，问：“庄主与我有何渊源？”郭艾低声道：“自然与少侠父母有关，此地不是说话之所，少侠与我赴宴后，晚上再细说！”

因为吕思急于知道郭艾要与他谈什么，所以在晚宴上闷闷不乐。晚宴后，吕思与郭艾分宾主位置坐定，二人说了几句闲话。

吕思问道：“庄主识得家父、家母？”郭艾盯住吕思的面庞反问：“前吕国国王吕嘉、王妃李蓝儿可是少侠的父母？少侠原名是吕不思，因躲避官府的迫害才改为吕思的，是也不是？”

吕思心中大震，强自镇定道：“庄主说笑了，在下实乃一介草民。”

郭艾摇头叹道：“原来是我错了，还望少侠不要见怪！想当年我被仇家设计陷害，若不是国王吕嘉相救，我阖家老小二十余口早已不在人世了。”

吕思强压住激荡的心情，低声道：“这种大逆之言庄主还是少说为妙。”

郭艾愤然道：“王叔吕产为了谋夺王位，弑君篡位并杀害了你的母亲，对于此等大逆不道之徒我早有除他之心！可是此人太过狡猾，我派出多人前去行刺始终没能得手。好在苍天有眼，他被刘恒所杀，得了个死无全尸的下场，只是可怜了其他吕氏族人。”

说到此处，郭艾见吕思的眼睛里有泪水充盈，又问道：“吕少侠是梁国人氏？”他边说边盯着吕思的眼睛。人的内心感情起伏波动，往往会通过眼睛流露出来。

吕思点头道：“正是！庄主有话但说无妨。”郭艾的一番话让他感激不已，心中已是把郭艾当作父亲的故交好友了，只是强忍着不在脸上表现。

郭艾道：“敢问令尊姓名？少侠不要见怪。只因我曾在梁国居住多年，说不定和令尊相识呢？”

吕思心中激荡，道：“我父母已仙逝多年，他们素来不与外界之人来往，庄主怕是要失望了。”说完，两行泪水已自眼中流出。

郭艾叹道：“想不到令尊令堂如此年轻就仙逝了，实是让人惋惜。”吕思转身拭去泪水。

郭艾问道：“我有一个故交好友名叫宗伯邑，他乃是梁国宛东山女娲娘娘庙的庙主，不知少侠是否相识？”

吕思脱口道：“庄主说的是宗爷爷？”郭艾忽地站起：“我果然没猜错，你就是我苦命的侄儿，你还要瞒我多久！”

吕思心中再无疑虑，急忙起身施礼道：“请伯父勿怪，小侄实在是难言之处。”郭艾双手托住吕思的臂膀，眼睛湿润道：“恩公之后如此优秀，他们夫妻二人在天之灵也该欣慰了！”

吕思和郭艾重新入座后又聊了一会儿，忽有庄丁来传话，说赵国世子要见郭艾，郭艾不好推辞，与吕思约定明日上午见面。届时，他要将事关吕族被灭的内情证物都交给吕思。

第二日上午，有一黑一白两名庄丁将吕思带到郭家庄“静园”内。“静园”是一个废弃的花园，园内荒草丛生。

两名庄丁来到一个黝黑的坑洞前停住，黑面庄丁道：“庄主就在下面的石室中等候。”

吕思心中疑惑，看向黑面庄丁。黑面庄丁道：“少侠不要怀疑，这是庄主为自己修建的墓地。只因庄主财力雄厚，担心身后被盗贼偷掘，因此故意将此地弄得荒芜万分。”又介绍道：“我叫吴斐，他是楚丁。我们二人都已追随庄主多年。”

吕思道：“有请二位前面带路！”楚丁和吴斐顺着斜坡梯子向下走

去。走了数十级台阶后，来到一扇巨大的石门前。石门是敞开的。吕思和两个庄丁进入石室内，见这石室高约三米，宽约五米，墙壁两侧分别安放了数十盏长明灯，虽是深埋地下但灯火通明。

吕思问道：“庄主呢？”楚丁道：“庄主应在里面一个房间，少侠随我来。”

吕思看到前面果然还有一扇石门，于是跟着楚、吴二人打开石门走入第二间石室。这间石室比第一间大了足足有一倍还多，墙壁上也点了数十盏长明灯。两侧墙壁上整整齐齐地各摆放了五六个铁箱子。

吕思再次问：“庄主呢？”两个庄丁疑惑地对视了一眼，吴斐道：“庄主就是在这里吩咐我俩去请少侠的！庄主呢？”话音未落，忽听外面“轰”的一声闷响，三人急忙跑出去查看，只见第一间石室的大门被紧紧地关闭了。

吕思顿感不妙，向吴斐怒道：“你们到底是谁？”吴斐慌忙解释：“我俩确实是庄主侍从，庄主也确实说在此等候少侠的。可是这石门怎么关起来了呢？”

楚丁自我安慰道：“或许是庄主临时有事出去了，又或许是控制石门的机关出故障了。”

吕思见他们二人不像在撒谎，问道：“这开门的机关在哪里？”

吴斐道：“不瞒少侠，我们俩只在去请你之前才被庄主带到这里，加上这一次我俩算是第二次进入这石室内，至于机关在哪里，我们也不知道。”

吕思见他不像说谎，便道：“那我们就等一等吧。”

(未完待续)

外婆的馈赠

罗浩轩

九月的傍晚，我独自走在回家路上，忽然一阵清香传来，像是月亮被酿成了酒，又像被打翻的蜜罐，我顺着香气望去，原来巷口的老桂树开花了。

米粒一般的小花藏在叶间，不仔细观察根本发现不了。它们却就是这样小心地开放，把一条巷子都变得甜丝丝的。我站在树下贪婪地深吸一口气，那香气顺着鼻腔一直流到心中。

这让我想起了小时候，外婆家也有一株这样的桂花树。

每到秋天花开时，外婆都会在树下铺上一块洁白的布，并用长竿轻轻敲打枝干。桂花缓缓落下，就像下了一场花雨。我便在树下跑来跑去，让花落在头发上衣服上，玩得好不快乐。看着有些顽皮的我，这时她总是笑着说：“你这个孩子，这些桂花是要做桂花糕的，千万别弄脏了。”

外婆做的桂花糕是我吃过最好吃的。她把洗净的桂花拌在糯米粉里，加上蜂蜜，放在笼屉里蒸。灶堂的火光映在她脸上。她的眼睛亮亮的，像装满了星星。糕蒸好后，她总是先夹一块吹了又吹后送到我的嘴里：“慢点吃，别烫着。”

后来，我回到城市，就再也没吃过外婆做的桂花糕了。

尽管每年秋天，妈妈都会从超市买一些包装精美的桂花糕，可其中却少了那种清香与外婆的温情。那一刻我忽然明白，外婆所馈赠的从来都不仅仅是桂花糕，她留给我的，是懂得欣赏生活中美好事物的眼睛，以及温柔对待万物的心。

老桂花树还在静静地飘香。我把桂花夹在书中，每当我翻开书本时就可以闻到这熟悉的香气。在这大自然的馈赠之中，缓缓想起外婆慈祥的笑容。



投稿邮箱:3304315815@qq.com